



沈伦的绘画作品



当年沈伦（左）和同事们



年轻时的沈伦



沈伦和老伴儿在欣赏画作



采访沈伦是在一个炎热的下午。说好了见面时间是下午一点半，但因为道远路生，紧赶慢赶，最后还是晚了将近半个小时。

见到沈伦时，看见她脸上挂着微笑，那颗悬着的心才一下子安定了下来，毕竟沈伦已经是一位77岁高龄的老人了，让她等那么长时间，我于心不忍。

与许多被采访者不同，沈伦在接受采访时，自始至终都握着一支水笔，遇有我听不懂的，比如飞机型号之类，她就写在纸上，一笔一画地注明，然后拿给我看。她的这一举动，让我想到了她的职业——空姐。

人生追求无止境

——新中国第一代空姐沈伦的故事

□乔健/文 本报记者 周世杰/摄

从没想过要当空姐

谙熟中国民航历史的沈伦告诉我，中国空姐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936年，再就是两航起义人员中，有三个男乘务员。以后，就是她们这一批了。

沈伦说，其实她当空姐纯粹是一个偶然，此前，她做梦也没想过要去当一名空姐。

沈伦1939年出生在江苏江阴，在家乡长到8岁时随父母来到了上海。那时，她还是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，整天欢欢喜喜，不知不觉就读到了初中毕业。回忆起那段历史，沈伦摇着头，说她大都已经忘却，只记得上中学时特别喜欢画画，喜欢上美术课。美术老师写在黑板上的那些美术字，让她看也看不够。还有，就是每次上美术课，老师从不在教室里上，而是让她们把课桌都搬到校园里，上课的内容也十分有趣，就是同学之间你画我，我画你，然后让老师猜谁画的谁。这种教学，既新鲜，又好玩儿，很受同学们的欢迎。

假如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情，沈伦的人生轨迹说不定会是另外一种走向，说不定她会早早地沿着绘画那条路一直走到今天。

然而，人生就是如此，它既受制于个人的情趣爱好和努力；又不得不服从命运给你的安排。

沈伦也不例外。

沈伦初中毕业后，来到了北京。

那是因为父亲的工作调动。沈伦的父亲当时是中国丝绸公司的一名技术人员，1953年底，公司内迁到北京，父亲受命北上。两年以后，全家人也都来到了北京。

沈伦来到北京之后，感觉一切都是陌生的，一切都让她很不适应，尤其是北京冬天干冷的天气，让她这个从小在南方长大的姑娘更是感到难以忍受。

也许正是这些种种的不适，那一年，高中入学考试，沈伦落榜了。

落榜后的沈伦只好选择了读广播函授。那时她家住在外大街，函授学校正好有个分学区设在牛街，离她家不远。

在函授学校上了没几个月，命运之手向她伸了过来，并一下子改变了沈伦的生活轨迹。有一天，班主任老师突然找到她和另外两个同学，问她们愿不愿意就业？那两个同学好像早就想就业似的，齐声说愿意。而从小乖巧的沈伦因为没和父母商量，就含糊糊地点了一下头，没想到，这一点头，没过几天，她就被通知去体检，紧接着又被送到民航局去集中学习。沈伦至今记得，学习的地点就在今天的东方广场，那时叫东长安街14号，是民航局的一个大院子，跟她一起来的一共16个人，加上部队来的两个人，正好是18个人。她们学习的内容繁杂而且面广，简单

说主要有这么几项：旅客服务、着装礼仪、商务、海关检疫有关规定、航行气象知识、飞机性能、相关设备使用、航空医学知识、简单急救包扎等。另外，还学习俄语。为了提高口语水平，当时还请了一名外教。

后来她们这18个人，都成了新中国第一代空姐。

而沈伦的那两个同学，则一个去了酒仙桥电子管厂，一个随部队文工团去了朝鲜。

在天上整整呕吐了一年

经过长达半年的紧张学习，沈伦和另外17名同学顺利毕业，成了一名“随机乘务员”。

沈伦说，当时还不叫空姐，而是叫随机服务员，随机乘务员，随机报务员……她们这批人，是在许多年之后，才有了一个令人钦羡的称呼：“新中国是第一代空姐”。

今年已经77岁的沈伦隐约还记得她第一次飞行的情景。那是1956年6月，飞行的航段不是很远，从北京到济南，再从济南飞南京，最后到达上海。那时的飞机和现在不一样，什么伊尔12、伊尔14、伊尔18、C-47等等，都是小飞机，平稳度远没有现在好，所以飞机一上天她就晕，晕得不行，接着就开始呕吐，翻肠倒肚的吐，难受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。但尽管这样，却还要坚守自己的岗位，为乘客服务。有一次，沈伦看见一名乘客在那里呕吐，急忙上前去打扫，并找来呕吐袋给乘客用，那名乘客见她也一阵阵反胃，就对她说：姑娘，你也不舒服，不要管我了，赶快歇着去吧。沈伦笑了笑，没有说话。但她心里告诉自己：我干的就是这个工作呀。

沈伦说，有一段时间，像是条件反射，飞机一起飞她就开始呕吐，先是吐饭，吐酸水，到最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吐苦水。

就这么沈伦整整吐了一年，然后就莫名其妙地好了起来。

一次难忘的飞行

人的经历往往是由许多记忆的碎片组成的，尽管这些碎片在当时并不起眼儿，但当你把它缀串起来，也许就是一段美好的回忆。

那天采访沈伦时好像就是这样。只见沈伦紧蹙双眉，似乎在俯首拾拾着那些碎片，并起身一块块将它们缀串起来……过了许久，她的眉头才舒展开来，微笑着说，啊——那是一次难忘的飞行……

沈伦已经想不起来那是哪一年的事了，但她记得，那时她还很年轻。飞机是从北京飞往昆明的。起飞之前他们得到通知，说有一位病人要搭乘这架飞机飞往昆明。尽管事先知道是位病人，但沈伦没想到病人竟是被抬着上的飞机。由于不能入座，沈伦她们只

好将衣帽间腾了出来让病人躺下。在后来几个小时的飞行中，沈伦除了要去照顾其他的旅客之外，还要特别关照那位病人，给他喂水喂饭，甚至帮助医护人员给他换药……

沈伦讲述的那些细节，假如略作“处理”是很能出彩儿的，但沈伦每到此时却总是轻描淡写，将其一带而过。作为一个采访者，这让我多少有些惋惜；然而，作为一个倾听者，我又为她的“轻描淡写”，为她的“一带而过”而由衷的钦佩。因为正是她对于自己这些行为的“浑然不觉”，才正好衬出了她的那颗善良的、为乘客服务的心。

退休后的一次飞行体验

飞了一辈子的沈伦退休后很少再出远门儿，可能是年轻时“远门儿”出得太多的缘故，退休以后，她更喜欢待在家里，喜欢过安安静静的生活。但也有例外。

那是一次三亚之行。

老实说，那次三亚之行并没有给沈伦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，反倒是国航的飞行让她赞叹不已且记忆犹深。

沈伦后来回忆说，那是她从三亚回来，她记得飞机上有很多外国人，这让她多少有些紧张，因为她知道，那些外国人对于飞机的起降是很挑剔的，她怕飞机飞不好，让外国人耻笑。虽然自己退休了，但她还是为飞行员捏了把汗。然而，让沈伦深感意外的是，飞机从起飞开始就飞得特别平稳。她说，她能感觉出来，飞行员松刹车、推油门的动作都特别柔和，尤其到了北京，在首都机场降落的那一刹那，飞机就像猫着地一样，柔和，平稳，无颠簸，十分的流畅。飞机停稳后，机舱里响起一片掌声。沈伦知道，那是些挑剔的外国人手中发出的声音。

那天，沈伦本来可以像其他旅客一样下了飞机就赶回家的，但她没有走，她站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机组人员走出来，她想亲眼看看那些飞行员，然后向她们行个注目礼。

沈伦后来说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，她所看见的“那些飞行员都那么年轻”……

那次，沈伦回到家后，激动的心情一直难抑，很快就写了一篇赞颂飞行员的文章，刊登在了《民航报》上。

退休之后拜师学画

如果把沈伦先在天上，后转到地面工作的时间都加起来算，她这一生和蓝天整整打了39年的交道。

1995年，沈伦光荣退休。

和许多刚刚退下来的人一样，那段时间沈伦整天闲不住，到处参加活动，有时比上班还要忙。用她自己的话说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见什么都喜欢，都想去尝试一下，乒乓球，太极拳，舞剑，样样都有兴趣。有兴趣就去参加，参加了，就很投入——沈伦就是这样——整天忙得不可开交。

但过了一段时间，当一切都归于平静之后，沈伦忽然觉得，其实那些运动量很大的活动并不适合自己，从内心讲，她真正喜欢的还是画画。

沈伦说，这是一种连她自己也难以解释的内心的呼唤，整天想的就是要去学画画。可是学画画就得有人教，有人点拨，那些“勾、描、皴、擦、点”的绘画技法，要有老师手把手地去教才行。

可是到哪里去找老师呢？

沈伦心里一片茫然。

有一次，沈伦听一位熟人说，北京老年大学有教画画的专业，她二话没说，就大老远的跑了去，到那一问，有绘画专业不假，但名额已满，她来晚了。

那次，虽然没能报上名，但沈伦想要学画画的愿望却丝毫未减。

不知道是机缘巧合，还是命中注定。有一天，沈伦到民航飞行总队退休办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活动结束后，她与几个熟人正在聊天儿，不知怎么，一眼就瞥见了一个人正在一张很大的案子上画画，一问，才知道，那人是画家赵本芳。沈伦以前听说过赵本芳的名字，知道她是一位著名的花鸟画家，就急忙走了过

去。赵老师那些画在纸上的花鸟个个栩栩如生，仿佛就要从纸上飞下来一样，沈伦忍不住向老师表达了自己想要学画画的愿望。赵老师对她说，学画画先要从基础开始，一点一点来，不能着急，要循序渐进。说着就把两本有关绘画的书递给她，让她好好看看，然后认真地临摹。沈伦拿到的那两本书，一本是《工笔牡丹》，另一本是《山石画法》。拿到书以后，沈伦如饥似渴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书里的东西都学到手。

沈伦后来回忆那段时光时说：那些日子，脚让开水烫了，正好出不了门，于是就在家里踏踏实实地临摹那两本书。

沈伦是那种要么就不干，要干就干出个名堂来的人。对于绘画也是一样。在家临摹的时候，她几乎每天都有心得，都有进步，她把些心得和进步用笔都仔细地记录下来，然后慢慢地揣摩，一点一点的消化，以期达到更好的效果。

两本不算太厚的书很快就临摹完了。沈伦像小学生检查作业一样，对照着书看了一遍自己的临摹，虽还略有瑕疵，但她觉得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。

她决定拿给老师看看，听听老师会说些什么。沈伦后来说，她是怀着一种忐忑的心把临摹的那些画交给老师的。她原以为会被老师指出很多的不足，甚至直言不讳地告诉她，她不适合学画画。她给自己做了最坏的打算，在心里一次次的安慰和劝慰自己：就是学不了画，学点别的，也是一样。

没想到，老师看了她的临摹后，非但没有批评，反而大加赞赏，说她有灵气有才气，非常适合学画画。沈伦的心忽地一下热了起来，她对自己有了更强的自信心。

1997年，沈伦如愿以偿，上了北京老年大学写意花鸟画班，教他们的老师叫侯长春。侯老师是绘画的科班出身，有着很深厚的理论根基，教得非常系统，她觉得上侯老师的课，简直就是一种享受，在有所获益的同时，身心亦得到了相当的愉悦。可惜侯老师只教了她六年就因病去世了。

老师去世后，沈伦并没有因此而半途而废，而是

向其他老师继续学习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专程跑到东城区老年大学学习素描，在机场老干部活动中心学习书法……

在老师们的指导下，经过几年的学习，沈伦将自己画作的主攻目标又定位在了写意山水画上。有人问沈伦，学的好好的花鸟（画），怎么突然改成山水（画）了？

沈伦没有回答，其实她也无须回答。

我们可以想象，一个从小就喜欢画画的人，一个 在蓝天上翱翔了几十年，曾无数次地飞越祖国的高山峻岭、长江黄河，却又无暇留下凝眸一瞥的人，当她有机会拿起画笔的那一刻，她最想画的会是什么？又能是什么？

………

采访将结束时，我请沈伦就这些年的追求说几句话，她想了想，说绘画给她带来了大自然的享受，既提高了她的艺术欣赏水平，又提高了她的文化修养。

人生追求无止境。她说。

记者手记

采访完沈伦之后，依我的习惯，原本应该趁热打铁，赶快成文的。然而，因为一个年假，将本来已经构思好了的文章结构，忘得一干二净。回来后，我只好重新打开那记得乱七八糟，只有我自己认识的采访笔记，一点一点儿的看，并尽可能地还原那天采访时的情景。

“人生追求无止境”——我终于在笔记本的一个角落里，看见了这句话。我忽地如释重负，记起了采访那天，当沈伦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已经决定将它作为这篇文章的标题。

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曾多少次听到过这样的话：我老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该混日子了，等等等等。这些灰色的语言毫无疑问是源于那些灰色的思想。今天，也许我们还没有能力去根治那些灰色思想的产生以及传播。但我相信，像沈伦这样具有正能量的人的故事，一定会对许多人产生积极的影响。